

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

风雪慰忠魂，在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

长板山的风，是有重量的。站在垭口，风裹着雪粒砸在脸上，载着沉甸甸的记忆。

一方青石墓碑立在山坡，碑向北。碑身上，“工农红军烈士之墓”几个字，被风雪无数次摩挲。

这里，长眠着12位没有留下姓名的红军战士。

海拔3900米雪线之上的高寒地带几乎不长乔木，更难生长松柏。这座烈士墓海拔4400多米，是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，傲耸在雪山上。

记者一行循着90年前红军爬雪山的足迹，从海拔3000多米的红原县刷经寺镇芦花沟出发。双脚踩过碎石与残雪，向着长板山垭口攀登，触摸那场90年前的绝境突围。

雪山埋忠骨
无名英烈长眠垭口

盛夏的川西高原，一山有四季。长板山脚，草木葳蕤，暖意如春；越向高处行，山势渐渐陡峭嶙峋，寒风也越来越刺骨。垭口的天空低垂如铅，风一年年吹过来，雪一层层积上去。

碎石脚下滚落，寒风耳畔呼啸。雪粒打在脸上，像细针一样密实。氧气愈发稀薄，胸腔仿佛被无形之手攥紧，每一次吸气都极不容易，双腿像灌了铅一样，每移动一步都要用上吃奶的气力。

记者仅仅攀爬数百米缓坡，心率便飙升至每分钟180多次。今人装备齐全，补给充足，尚且难以承受高原的严酷，不难想见90年前，衣衫单薄、饥肠辘辘、身负行囊、伤病缠身的红军将士，是以怎样的血肉之躯越过这道天险的。

40多年前，也有一个人用脚步丈量过同一段山路。《经济日报》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，自江西于都出发时体重148斤，一路翻山越岭、风餐露宿，走到泸定桥时只剩98斤，再到长板山脚下，体重已不足95斤——而他身高近一米八。“走一路翻一路书”的罗开富，凭着一股“走长征路就要学习红军精神”的信念，硬是靠双腿登上了这座垭口。

长板山，又名亚克夏山，藏语意为“凶恶、凶险之山”，主峰海拔4800米，终年积雪。它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，也是中央红军全程翻越的海拔最高的雪山，之后红军右纵队南下和红四方面军再次北上翻越的雪山，有的红军部队数次来回翻越。其间的非战斗减员十分惨烈。

蜿蜒山道顺着山坡向上延展，隐入云雾沉沉的山巅，刺骨的寒意与稀薄的氧气，沿路缓缓延伸。90年前的红军征途，一队衣衫褴褛却目光如炬的红军战士，在这里向着雪山垭口毅然挺进。

逆风攀登，记者一行终于抵达垭口。极目远眺，群山连绵，雪海无边。一面鲜红的党旗，在长风中猎猎作响。四野空阔，万籁俱寂，只有风雪呼啸穿过山谷。青石墓碑静静矗立，庄严肃穆。

12位无名烈士，就长眠在这里。

“走到垭口，脑好像要胀开一样，胸闷，眼珠直往外凸。”40年后罗开富回忆那一幕仍历历在目，“我站在墓前，将近四五秒钟，张着大口吸不上气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心里就一个念头——革命来之不易呀。”他形容那种感受是“神迹落人人



红军烈士墓近景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张博令 摄

间”：那么高的海拔怎么可能立起一座墓碑？是谁、怎样把12位战士安放在这人迹罕至的雪线之上？那一刻，他想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红旗——原来，是这样被鲜血染红的。

他们是谁？来自何方？为何将生命永远留在这人迹罕至的雪山垭口？

没有档案记载，没有亲历者的讲述。

答案，要回溯到90多年前那场震古烁今的长征突围。

绝境燃星火
苍茫雪山生死突围

1935年6月，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，突破大渡河天险，却依旧深陷数十万敌军的合围。一路长途转战，将士们身心俱疲，粮草弹药紧缺。敌人布下天罗地网，封锁川西河谷隘口与平原要道，妄图将红军困死在川西北人类无法生存的崇山峻岭和茫茫草地。

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，是北上懋功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，合兵之后继续北上，保存革命力量。

绝境之中，翻越一座座雪山成为唯一选择。中央红军率先翻越夹金山，实现懋功会师；会师之后，红一、四方面军部队继续北上，继续翻越梦笔山、长板山、仓德山、打古山等大雪山，在连绵雪岭间蹚出生死存亡之路。

“长征苦，最苦的是翻雪山过草地。”许多红军将士都在回忆录中感叹。

“雪皑皑，野茫茫，高原寒，炊断粮。红军都是钢铁汉，千锤百炼不怕难。雪山低头迎远客，草毯泥毡扎营盘。”传唱至今的长征歌谣，记录下90多年前的风雪峥嵘。

立于长板山的寒风之中，我们的喘息与脚步，仿佛与当年那些年轻战士重叠重合，真切读懂“官兵一致同甘苦，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千钧重量。

长征队伍里，不少战士来自暖湿的南方，从未见识过高海拔雪域严寒。骤然攀登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，缺氧、狂风带来的生理冲击，足以致命，这也是长板山等雪山留下大量无名烈士的重要缘由。

“一般人站在这个海拔，最多坚持一两个小时。”罗开富这样解释这座墓的特殊性：四周没有树，没有鸟雀，更没有人烟。这些烈士都是青年，是被敌人逼得无路可走、要寻找一条中华民族解放之

路，才登上了这座山。“他们要么是缺氧，要么是饥饿，要么是冻死的。总感觉他们不一样——硬是爬到这么高的地方才倒下。为什么？为的就是理想信念。”

1935年7月2日，红一、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整装启程。队伍自今红原县刷经寺镇出发，沿芦花沟向着高耸冰封的长板山挺进。红原于1960年设县，意为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原，也因此成为全国唯一因红军长征而得名的县。

7月9日，中央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一部，顶着漫天风雪，成功翻越此山。

1985年，罗开富重走长征路经过这里时，曾留下这样的手记：“当年山里到处是冰窖雪坑，几乎无路可寻，现在仍然只有两条小道。而这两条小道到了海拔4000米处就到头了，可见再往上，已少有人走了。我看到，牧人赶着牦牛群，也大多在雪线以下活动。虽然没有路了，但可以抬头看到白雪皑皑的天际上有一个垭口，它告诉了我们翻山的大方向。”文字如实记录古道的荒芜艰险，印证当年行军步步维艰。

老红军刘承万的回忆字字泣血：“好多战友一坐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。许多人冻僵了，滑倒后像炮弹一样飞出去，在冰崖下没了踪影。”

这份牺牲，并非革命者被动接受命运，而是主动做出的抉择。他们深知雪山致命，却为初心和使命毅然前行。许多年轻战士不过十几二十岁，以青春血肉填平前行天堑，用牺牲换得主力部队转危为安。

翻过长板山，红军顺利进入黑水境内，撕开敌人的封锁线，为大部队挺进松潘草地、挥师北上开辟生命通道。作为长征途中海拔最高的雪山，翻越它极大牵制了川北敌军兵力，打乱敌人围堵部署，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、确立北上抗日总方针筑牢重要根基。

据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红军长征过雪山行军路线详考》，长板山是红军三次翻越过的雪山。首次翻越，是红一、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至7月之间；再次翻越，是红军右纵队南下于1935年9月翻越；第三次翻越，是原中央红军第五军团（整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五军）及红31军第91师于1936年7月北上翻越。

据此研判，这12位无名烈士，可能是红军1936年第三次翻越的一个建制班。部队连夜行军，抵达长板山垭口已是沉沉雪夜。大雪纷飞、衣不蔽体、重度缺氧，加上连日饥饿与疲惫，战士们就地

宿营休整，却在高原无声的窒息之中，再也没能醒来，年轻的生命，就这样定格在雪山寒夜。

没有炮火轰鸣，没有浴血厮杀。一场悄无声息的死亡，却拥有撼人心魄的悲壮。

薪火永相传
父子接续守护英烈

雪山之巅有忠魂，雪山脚下有坚守。从12位烈士长眠长板山垭口，到被后人发现、传承精神，数十年时光流转，对雪域忠魂的守护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。

这段英烈往事，直到1952年才公之于众。

当年，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进驻长板山腹地，轻骑师137团官兵行至长板山垭口，眼前一幕让所有人肃然动容：皑皑白雪之上，12具红军遗骨整齐排列，头北脚南，间距匀称，姿态规整、肃穆庄严。

现场勘查可见，所有遗骨骨骼完整，无枪伤断裂痕迹，雪地散落皮带环、铜扣等红军制式遗物。为告慰忠魂，官兵们郑重收殓12位烈士遗骨，就地垒石为墓，立木为碑，镌刻“中国工农红军烈士之墓”，采撷山花、扎制花圈敬献墓前，让长眠雪山之巅的战士得以安息。

往后岁月，守护接力从未中断。

1961年，该烈士墓被四川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；

1982年，省政府拨专款进行修缮，青石墓碑就此立起；

2006年，作为阿坝红军长征遗迹的组成部分，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从雪山无人区的垒石为墓，到国家级红色文化地标，九十载长征记忆跨越风雪、代代相传。

高原守护的，不止这一座垭口墓碑。红原县邛溪镇革命烈士陵园，细雨微凉，松柏静默。年近花甲的守陵人罗建国，已历三十余载，守护在此长眠的189位英烈。清除杂草，擦拭墓碑，修缮设施，日复一日，寒来暑往。

这份坚守，来自父亲的临终嘱托。

他的父亲罗大学，是一名流落红军，1933年在巴中参加红军，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踏上长征路，1936年过草地时身负重伤，被藏族群众倾力救助、妥善收留，从此扎根高原。在罗建国的记忆里，父亲在世时从来不睡懒觉，一早起来就去陵园除草、捡树枝、擦墓碑，把对红军战友的思念寄托在这些烈士身上。1995年临终之际，他唯一的遗愿与嘱托，便是让儿子接续守护陵园，不让雪域英烈无人守护、不让长征记忆随风消散。

“父亲的嘱咐，我答应了。”罗建国一开口就哽咽了，脸上的沟壑写满高原风霜。

一句承诺，半生坚守。

30余年来，罗建国谨遵父训、扎根红原，日日重复着这神圣的工作。

罗建国时常会想起父亲的话：我们幸福安稳的生活，是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。“他们当年舍命守护家国百姓，如今，换我们守护他们，我就是他们的亲人。”罗建国说，只要身体尚可，这份守护便会一直继续。
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刘学奎 张博令 王楠楠 吴光于 肖玥